

門類 子 354
利 子 1

近思録十四卷

增考朱子世家

明治卅年三月廿三日文部省寄贈

光緒十四年仲秋
廣雅書局刻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注序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
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
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
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
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閎博無涯恐始學

文那所錢有鞠

不得其門因其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
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
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
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
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
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
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閎義旨淵
微非注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
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
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
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
閻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采朱子語甚略
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注以己意別立條目
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

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
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
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
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書
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
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采入注朱子說未備
乃采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閎亦竊附鄙說盡其

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
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
四子之階梯則此注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局
發錮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
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
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乾隆壬戌
九月丁巳朔婺源後學江永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書目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

廣雅書局重栞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
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
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
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
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
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
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
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
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
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
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
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

驟語葸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
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
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
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

朱子荅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太高
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
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卻非專
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親
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
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卻數
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書若欲行之須更
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
爲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數段已補
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
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荅汪易直曰近思錄此閙書坊別刊得

廣雅書局重栞

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矣○荅宋澤之曰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敎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荅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幸細讀之○荅李子能曰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眾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

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荅竇文卿曰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荅或人曰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案頭遍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七

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
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
四聖賢氣象○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
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處事
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近思錄
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或言近思
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
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
近來人說話便較切○且熟看大學了卽
讀論孟近思錄又難看○近思錄首卷難
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
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
去可以游心○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

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
一卷則漸曉得○問裴卿近思錄看得何
如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
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
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
看去卻自中閒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
十條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
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
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東
見錄中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
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
添入近思錄○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
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

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因論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卻看不辦

重刻近思錄序

卜子云切問而近思近思云者將以收其放心也操之則存其固有之良舍之則亡其本來之善聖狂殊途只爭克念與否盱朱子近思錄一編爲學者切要之稟鑰所當朝夕循誦以發深省者也省厓使者視學西江頃語子云江右爲人文之藪代有英賢輶軒所及課士命題類多

博通淹雅斐然可觀若再晶以先儒心性經術之精修己治人之要其所進當不止是因屬刊近思錄編布學宮俾知證鄉爰與方伯廉使觀察諸公共商剞劂梓成因弁簡端併敬告以晶多士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二月初吉長白先福謹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序

學術與治術一以貫之者也古之聖賢戒愼恐懼主敬存誠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體驗於躬行實踐之餘而天地之所以栽成民物之所以發育經曲之所以燦陳與夫一切制度文爲之淆列而與時損益以各適其宜者悉於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準故學爲有本之

學而治爲可久之治況夫學術醇則風尚端膠庠稽古之士範身名教而鄉里之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覩又爲裨益政教之急務乎歐陽子曰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醇美然後爲學之成誠哉是言也

國家以經義育才自太學以迄郡州縣莫不立

之學而設之官教之之法則使人日誦習五經四子書以講求義理之精爲升選登進之階海內之士爭自濯磨學術晝然一出於正以應

朝廷之選者益百七十餘年矣竊嘗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協天地之大同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於孔子孔子之道著於孟子秦火以後漢之江

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闡發道義力任正
學然或見其本而倚於偏或窺其廣大而未極
乎精微其他紛紜舛錯解經而不得聖人之用
心者指不勝屈於異端害道又何責焉宋周程
張朱諸大賢出剖晰於理欲之微竝進乎知行
之功密動靜之交養見內外之合一由小學以
及大學由治己而推之治世鉅細精粗本末始
終莫不同條而共貫體立而用行然後千古之
道統治法燦然以明而後世得有所取法今科
場
功令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其援引傳說必以
朱子爲斷誠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聖人
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聖人盡其性
推而行之以盡人物之性極於贊化育參天地

而朱子則教學者愼之於思昔呂東萊先生過
寒泉精舍朱子留與閱周程張四家之書擇其
切實粹精裨於性情心術之正人生日用之恆
經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條分爲十四
卷名曰近思錄其後往復商搉久而始定以此
爲下學切要功夫且曰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
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然則士生

文教昌明之會誦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學聖
賢之學以仰體
作人之化者舍是書其何以爲階哉嘉慶壬申
冬余奉
命視學江右抵任後循例按試各郡恭繹
皇上飭士習厚風俗正人心之諭兢兢與士子
相勗以實學爰取近思錄爲入德門戶士之穎

異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潛心研究之子亦時能
陳其義蘊顧其所讀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
編且坊刻岐誤甚多非復朱子之舊矣憶予廿
年前得婺源江氏愼修集注極爲完善十年前
又得大興朱文正公與徽人之宦京師者新刻
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諸篋中因出以商諸中丞
芝圃先公重爲刊刻徧示學宮弟子公曰善遂

與方伯柏田袁公廉訪孟岩盛公暨僚屬等輸
貲發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
按學分大小而周布之蓋人人得善本焉夫是
書自朱子手訂後淳祐中葉氏采進集解一遵
原本其後周公恕分標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
紛不免漏落妄增之譏新安朱氏本或節去本
文或以本文訛入分注又或訛葉注爲本文謬

僞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其誤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附益其中復引後儒之說發明之均失原編之義茲刻江氏集注標名曰朱子原訂近思錄從其朔也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莫重於學而學宮之制我

朝更詳備於古學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窮經致用思

聖天子振興文治廣勵師儒之意原欲使經正民興俾鄉有善俗國有眞才也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求衷諸正不矜博覽章句之能盡捐富貴利達之見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浮薄之失殫切磋之益而力致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則誠而明以之式俗則順而祥以之處家國天下之事無所施而不當則必於近思錄基之體

認既熟於以讀四子書始恍然於義理之悅我心由四子書而研窮諸經益恍然於唐虞三代之學與治運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亙萬古而不易然後博稽史傳考制作之得失驗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私由是取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遴才皆預定而設施亦皆素所習聞卽偶處鄉曲而訓俗型方亦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事也豈不休哉若夫拘守是書而不復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摭拾腐說支離傅會而一毫無裨於實用反使記誦之學嗤其陋詞章之學哂其拙此則蹈嘉定以來末學談理之流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讀者幸鑒余之苦心也夫

五月關中王鼎序

重刊近思錄集注序

近思錄十四卷考朱子年譜成於淳熙二年乙未時年四十有六先是數年閒編次二程遺書及外書作太極圖傳作通書解作西銘解義皆有成書其於四子之遺言既已熟貫精求深造有得然後掇其精粹以詔後學猶且與執友東萊呂氏商榷往復久而後出蓋繼往開來誨人

廣雅書局重栞

不倦若是其精且詳也乾隆閒婺源江愼修先
生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博通精奧躬行孝
弟卓然爲當世大儒著書布海內累數百卷而
此集注獨久而後出考自序成於壬戌先生年
六十有二矣益亦終身爲之而不厭者其所采
輯皆取諸語類或問諸書比類發明條理精密
不特不敢輕下己見幷不敢雜以他儒之議論

俾後之學者一意遵朱而不惑於多歧其篤信
謹守又如此故自葉仲圭集解以下注釋者數
家惟此最爲善本道光壬寅日最承乏大梁給
諫星湖前輩方主講於斯每進諸生課以前賢
語錄文字士多砥行自愛者一日攜此本示余
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余受而讀之豁然如昧
之得明奮然如蹙之思起因知原刊板已散失

傳本久稀爰爲重校付梓以授院生使人各一
編誦習探翫身體力行其於學術人心必有興
起者矣刊既成謹識歲月緣起於首簡朱子世
家一篇婺源志舊文而江先生訂定者原本附
刻於後今亦仍其舊云

道光甲辰春三月貴筑張日晸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注凡例

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
爲先後一條或及數事全文不可破坼也淳
祐中葉采進集解尚仍原文近世周公恕分
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
大失朱呂之意新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
水李振裕宛平高裔重編皆非其實其閎譌

繆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注以葉注作本文者此書遂不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一原本十四卷各爲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近本題篇目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注於卷首俾各篇有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一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彙爲綱領列於書目原序之後俾讀者知其大要

一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夥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注之例凡朱子說悉采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畧

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說甚繁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一朱子說有不備則采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未盡則附鄙說足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注釋者從畧

一是書原有本注者加本注二字以別之

一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雜書閒釋一二其原文不盡載蓋是書非爲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爲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爲之發明采薛敬軒胡敬齋羅整庵高景逸四家語錄入注各自成書此不能旁及亦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子部　儒家類

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安徽巡撫采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近思錄雖成於淳熙二年其後又數經刪補故傳本頗有異同至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爲先後而未及標立篇名則諸本不殊至淳祐閻葉采纂爲集解尚無所竄亂

於其閎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
立細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
語謬誤幾不可讀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
原本次第爲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問語
類中其言有相發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
朱子說有未備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
補之閎亦附以己意引據頗爲詳洽蓋永

遂於經學究心古義穿穴於典籍者深雖
以餘力爲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
子者異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卷道體

朱子曰此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

廣雅書局重栞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閼隔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

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

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夫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閡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

廣雅書局重栞

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注）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嚮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閒矣此陰陽之象也

廣雅書局重栞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體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則然也○中和以情性言寂感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伊川先生曰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卻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而動動而靜不是無以其未形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見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伊川此說最爲穩當○乾天也天者

廣雅書局重栞

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

○朱子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

息非性何以能此○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專便是性動直便是情○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謂帝○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爲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非語言所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所謂妙用謂

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鬼神是有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鬼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傳○朱子曰要理會得仁當就粗處看如元亨利貞而元爲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元卻有三箇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卻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須是統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又卻分看禮義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

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卻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卻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物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透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等頭是春生到夏長眷是長眷那生底秋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堅實亦是堅實那生底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生意便死了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無那活底意思○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

廣雅書局重栞

得仁之事○問仁可包義禮智惻隱如何可包羞惡三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偏言專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著專言底則偏言底弟爲仁之本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偏言專言恰似有箇小底仁又有箇大底仁不知仁只是一箇如知福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葉氏曰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實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乾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命猶誥敕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乾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問伯有爲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

白虎通 陽道不施

常見故不之怪○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會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閒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

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
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
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爾雅十月爲陽○問剝
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朱子曰凡陰陽
復相因畢竟須經由坤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
子做得一畫成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
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陽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
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鬬了三十日安得

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恁地生出纔
立冬便萌芽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
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
成一陽消時亦如此但伊川說欠幾句漸漸消
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冬至
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
一月卻成臨卦○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
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
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
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處○天運流行本無
一息閉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
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
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不惟月

廣雅書局重栞

變曰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陰亦然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言之也○問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流行自若元亨利貞得無天地之心流行自若元亨利貞貞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如此循環無窮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踪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十月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天地之心也○不直下動字卻云

先師曰自古及今數千年事皆如此

動之端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六二傳○朱子曰伊川此說說得渾淪開闊無病○此說固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朱子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暘來暘已是感得雨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應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三件事又是感應○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功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恆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恆彖傳○朱子

曰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所以爲體之常○能常而後能變能變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卻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

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

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上六傳○問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須說到氣稟方得程子說得較密○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爲自棄絕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可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强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孔子說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有如此者如何必說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伊川卻只說得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卻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爲堯舜夫子說底只是如此伊川卻又推其說須知異而不害其爲同○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可不可之辨也

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爲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能移也○葉氏曰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眞下愚耳○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艮彖傳○朱子曰凡物皆有理理不外乎事物之閒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如這棹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

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是箇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如云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

閎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總合無閎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程子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亘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放出來安得

有序安得有和○永按此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葉氏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
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
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
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
人朱子曰此是因解乾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
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卻只是

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此一段只是解
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
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
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
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
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己卻只是箇理
也○此段只是解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
誠便無閒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
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云云便是說許多事
都只是一箇天○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
一段從上天之載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
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
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

廣雅書局重栞

上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
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
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事都離這箇事不得上
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
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
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
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
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
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
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
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
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
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

質也○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該體用而言如陰
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爲體陽爲用靜而動動
而靜是所以爲易之體也○就人身而言易猶
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錯綜如陰
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
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
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易是陰
陽屈伸隨時變易大底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
闢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
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
然生物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花時都花實時
都實生氣便發出來此便是神○此一段皆是
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
箇無始無終底意○北溪陳氏曰道不離乎器

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所以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不繫猶不拘也○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言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又卻從知覺上說朱子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是此心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江河池沼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椀是這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如說人與物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他那物事自是

廣雅書局重栞

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偏言專言又云仁者天下之公此兩處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卽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這處卻好看仁○氣已不貫血脈都在這氣字上○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全做仁之體先生卻分別箇體用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卻兼得某說程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如屋下分閊架爾○問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

仁之術而程子乃合而言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問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是不仁○葉氏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爲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病痾癢皆不相關此四體之不仁也○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此章內性字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氣質中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子細逐項看詳○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條程子說得亦未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換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卽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性卽氣

氣卽性這且是滾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問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爲性與程子之意不同曰程子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小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后稷之克岐克嶷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

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問既言性善下卻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卻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問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所以謂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稟偏這性便偏了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是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德這喚做性卻不是如舜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無父處這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處難說乍卒理會未得某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只著功夫仔細看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猶

水流而就下也朱子曰性則理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固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程子又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盡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人生而靜只是性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靜者固其性然只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盡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人生而靜以上天命之本體也○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未得所以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人有此形氣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

是性此性字是本然之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如說善卽是有性了方說得善○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情便兼氣質了○這繼字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易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卻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易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也○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閎斡出好底說故謂之善○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也易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所引在性之後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問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曰然○問繼之者善易與程子之說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不容說處卽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皆水也有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

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
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
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
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
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
性之善也流而至海不汙者氣稟清明自
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
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
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
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
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
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
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
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
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
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
中豈有兩物對立而竝行也哉○此段引譬喻
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認得大意可也○其言水
就下不相續這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猶水流
之下與水之清而就下也這下更欠言語須爲他作文補這裏

始得蓋水之就下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
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
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
之清卻依舊是譬喻○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
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
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問水流就下以後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
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問
以水譬性天道純然一理便是水本來清陰陽
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水被泥汙了昏
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
移底人卻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
也減得些分數舊時人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
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

從筧中下去如此數十番便漸如故問下愚恐
他自不可去澄治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汙穢
問物更推不去卻似那臭泥曰是如此○問此
一節是說人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
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生之謂
性一段當作三節看有言氣質者有言天命者
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
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
以下凡說性字者孰爲天地之性孰爲氣質之
性則其理自明矣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

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聖人有不能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卻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所引舜事非論語本文之意○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周茂叔看○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朱子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些子仁得見時卻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周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仁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閎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似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不能如穀種焉殺則不能生也○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善之首○滿腔子是惻隱之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心朱子曰惻傷之切隱痛之深所謂不忍人之心也○腔子猶言軀殼是俗語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此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如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分○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悶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破些私意隔了○問心所發者不一便說惻隱子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問此事有箇不穩當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莫是人生惻隱之心滿腔子是非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問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不仁了○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東西上下寒暑晝夜陰物未嘗無相對者看得來眞箇好笑○問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

有陰皆是對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問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卻是橫對了如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卻無方所亦對得過四物皆資土故也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面上下內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中又自有對如碁盤末梢中閫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程子謂惟道無對子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棋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如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天下之物未嘗無對然又卻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歸亦是這腳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閫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朱子曰亭亭當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

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永按義理之正人心所同故公則一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朱子曰灑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埽應對之理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理非事何以識理灑埽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埽應對○治心修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朱子曰子莫執中正是安排尋討

廣雅書局重栞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
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
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
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
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子曰居陋巷則似
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楊氏三過其門不入
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无妄之謂誠

不欺其次矣○〔本注〕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朱子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无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問此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非无妄故能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无妄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然○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

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此一段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父子已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卻旋將道理入在裏面○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在先卻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卻只是未應時理○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閧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卽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底塗轍卻只是元君臣之理也○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得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卻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說空老氏便只說無卻不知道莫實於理○既是塗轍卻只是記者欠了字○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閧元不斷續陽

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朱子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乃道也。氣須有屈伸要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果齋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閒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永按程子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固爲正論而人物閒有投生者又別有理理固有常有變也但學者不可以此溺其心爾。○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閒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朱子曰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止風止則氣復聚。○問感只是內感曰不專是內感固有自外感者。○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朱子曰不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問

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仁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耳朱子曰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栽種有栽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涼證這便是情○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發生夏成苗秋結實冬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種而復生○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問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曰這自是難說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眞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說克己復禮克去

訓人本中庸孟子何可非也

己私如何便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生之性便是愛之理○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問仁當何訓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不可○永按中庸以人訓仁猶之以宜訓義古人訓字多用諧聲苟識得大意

則人字未嘗不可訓要之仁字之義朱子心之德愛之理二言盡之矣○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本注）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自古無人敢如此道○性卽理也四字攔撲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出來○性卽理

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問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不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

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便不是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明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問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又曰是亦記者之誤○既發不可不謂之心但有不

善則非心之本體○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

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發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問性

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只是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於濁者也○一般能爲謂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說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韓歐多少議論○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知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

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問四端不言信朱子曰如惻隱眞箇惻隱羞惡眞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卻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眞箇有此理○信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故信字更不須說○信

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王十八日○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性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可以觀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朱子曰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問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天

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閒○問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汞按又有一條云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疑非定說○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朱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旨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旨○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問氣坱然太虛此是

言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亙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下文虛實動靜二句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爲雨露霜雪流形融結卻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已問始字之義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兩句便是例○問無非敎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問此段是說氣與理合朱子曰此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生人物之萬殊言氣到此已是渣滓粗濁者去生人物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亦是發明此意○游氣陰陽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流然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

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游是散殊此如水車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便是循環不已中閒帶得水灌溉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閒二氣只管渾轉不知不覺生出人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自裏面底如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游氣陰陽固是一物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是指那分開底說○橫渠說得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

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骨子○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猶言幹事事之幹也○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得仁以爲骨子○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程子之說分明便子之說固好但渾淪在這裏張見有箇陰陽在○物之初生氣曰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曰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初生一章尤說得分曉○問此息字是生息之息曰見然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然○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

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天下萬事萬物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

吾性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丞按自蔽塞謂惟知有我

之私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易說○問一故神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卻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極生陰陰極又生陽所以神化無窮○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才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一故神橫渠說得極好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

一物卻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一耳說得極精須子細看○心統性情者也橫渠此語最精密○橫渠此下同○朱子曰心統性情語多皆未有似此語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心統性情二程卻無一句似此切統猶兼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性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四端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云云以此見得心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先生取近思錄心統性情之語示學者或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語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又曰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

字性與情○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
皆從心

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
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
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朱子曰此似欠了生知之
聖○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
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閒塞故爲人物○問通蔽
開塞橫渠與呂芸閣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
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
性即靈豬則全然蠢了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
以最無知禽獸頭橫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
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人物之性一
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
塞暗者可使之明只偏塞者不可使之通橫渠
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云云至薄者開之也易是
也○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
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
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
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
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又問物
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曰謂之全亦可謂
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
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
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問氣質有不同則天命

之性有偏全否曰亦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在露地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則有見有不見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被他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若昏愚之人便在人與禽獸之閒所以終難改

朱子原訂　思錄卷之一終

番禺劉昌齡初校
番禺陳慶修覆校